

# “小学”两字“断不能改”

——陈独秀倾注毕生心血的《小学识字教本》

■周铁钧

陈独秀从第一次中共党代会被选为中央局书记,到1929年因严重右倾错误被开除出党,一直在纷繁的政治生涯中忙碌。但在此期间,他还不断收集资料、酝酿写作一部文字学术专著《小学识字教本》。书名“小学”有两层意思:一是初期识字阶段称“小学”,二是古人将文字研究称为“小学”。

陈独秀与北大国文系学生台静农谈到《小学识字教本》时说:“过去研究文字的人,都拘泥于许慎、段玉裁的《说文解字》,没有形成科学、系统的文字学学说,前人理论也有许多谬误,已不适于时代。我有责任创作一部典籍,赋予文字学以全新面貌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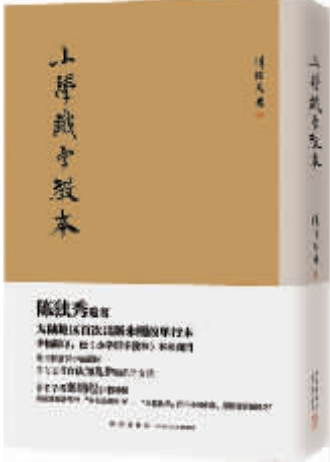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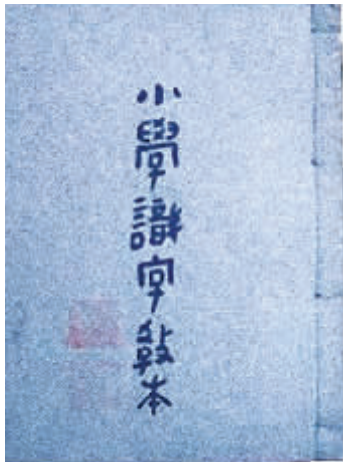
陈独秀一生先后五次被捕,最后一次是1932年10月。1934年他被判刑八年,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,他在狱中进行绝食等各种斗争,争取到住单间的优待,并被允许看经史子集方面的书籍和写作。到1937年抗战爆发被释放,他在狱中完成了《小学识字教本》书稿大纲和条目分类。

他出狱后几经辗转来到重庆,住在同乡邓仲纯家,最大愿望是把书稿写完。邓家虽条件优越,但当时日军对重庆频繁轰炸,空中时不时响起防空警报,陈独秀不得不躲进防空洞,思路 and 写作常被打断。

后来,邓仲纯为陈独秀在江津县石墙院找到了住所。石墙院离县城三十多里,没有大路,不通车辆,初来乍到,陈独秀感觉极好,既没有敌机骚扰,也少了许多应酬。

陈独秀在石墙院写书稿的日子,没有固定收入,仅靠撰写短稿的微薄稿费度日。多年牢狱折磨、营养不良、写作劳累,年逾花甲的陈独秀身体支撑不住了,常头晕目眩,胸闷气短,有时还呕吐、便血。

1940年2月6日,夫人潘兰珍陪他到重庆仁和医院,医生



图为《小学识字教本》油印本、巴蜀版与新星版。

为他做了认真检查,说:“你的病不单单是用药问题,关键在于静养。”第二天,潘兰珍来取检查结果,医生说:“陈先生的心脏病、胃溃疡十分严重,可能活不了三年。”

陈独秀也预感到身体已不容懈怠,他一边服药治疗,一边夜以继日地写作。但半年后,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灾祸:8月2日夜间,盗贼光顾陈独秀住所,装有书稿的木箱被窃走。潘兰珍急忙到镇上报案,治保人员说:这一带的贼人我们基本都掌握,定能破案的。

果然,六天后治保来通知,案子已破,木箱追回,只是书稿被小偷用来引炉灶烧了一些。陈独秀仔细核查,发现书稿少了近三分之一。失物追回大半,陈独秀心情好转了许多,他更加争分夺秒地凭记忆重写失去的书稿。

陈独秀六十二岁时,终于完成了四十二万字的《小学识字教本》初稿。这是一本语言学方面的学术专著,突破了《说文解字》和段玉裁注的束缚,全书分“字根及半字根”、“字根孳乳之字”上、下卷,解释三千多个常用汉字的形音寓义及衍生规律,除了征引古代文献,还大量引用近代出土的甲骨文、金文、古玺、货币、陶瓦等古文字资料,诠释了方言口语,字型本义与词汇的关系。陈独秀在自叙中写道:“本书取习用之字三千余,综以字根及本字根凡五百余,是为之一切之基本形义,熟习此五百数十字,其余三千字乃至数万字,皆可迎刃而解。”

1941年初,国民党教育部设在江津的国立编译馆收到陈独秀的书稿,总编辑陈可忠翻阅几页,就被鸿篇巨制折服,当即决定出

版,恐其它出版社再向陈独秀索取书稿,决定预付稿费二万元。当时国民政府规定,教育类书籍出版必须通过教育部终审,《小学识字教本》摆上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案头。他草草看过,不得不叹服这部理据充实的学术著作,便批示道:“内容无大碍,可出版,但‘小学’两字不妥,易与小学生、小学校混开来,须改。”

编译馆将批示转告给陈独秀,他气愤地说:“‘小学’指声音训诂、说文考据,古来有之,断不能改。”

陈独秀不同意改,编译馆也不敢出版,推说要筹集刻版费,书稿便被搁置起来。迟迟不得出版,陈独秀急火交加,病情加重。这天,他找来邓仲纯、台静农和北大毕业生何之瑜,说:“学者以文立身,《小学识字教本》是学理研究,

对中国文字学意义重大,书稿千万不要遗失。”

几个人商量了一下,问:“书稿只一部,失难再复,可不可先刻写油印?”陈独秀默默点头。何之瑜出面协商,国立编译馆刻蜡纸油印了五十部,分送学者与文化机关。1942年5月27日,六十三岁的陈独秀在石墙院病逝,至此他也未看到自己付出毕生心血的书稿正式出版。

1971年,经梁实秋协调,台湾“中国语文研究中心”根据收藏的《小学识字教本》油印本出版了五百部,书名改为《文字新论》,作者姓名被隐去,陈独秀的《自叙》则被梁实秋所写的序取代。

直到陈独秀逝世近半个世纪后的1995年,四川巴蜀书社根据油印本,出版了《小学识字教本》,印数一千二百册。据悉,该版整理校订者为刘志成先生,他的校订极为精细严谨。由于此书既不能铅字排版,更不能微机排版,出版社特地邀请成都知名书法家张勉之以工楷誉正,字迹清丽道劲,一笔不苟,历时两年方得竟功。至此,这部文字学专著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。

今年1月,新星出版社以台湾《文字新论》版为底本影印,改梁实秋序为陈独秀《自叙》,推出平装单行本,并邀学者龚鹏程先生亲为作序,除详细介绍本书出版情况、人情掌故外,主要从学理层面解读了本书的特点和学术价值。

## 《海晶》周报上的老舍

■金传胜

1946年,应美国国务院之邀,老舍与曹禺从重庆来到上海,准备赴美访问讲学。自2月15日至3月5日,老舍在上海期间曾参加沪上朋友与文艺界举办的各种活动。2月28日,上海《海晶》周报第二期刊发了一则署名“庄稼”的短文《老舍谈〈海晶〉》。因未见前人述及,兹照录如下:

在某处,会见即将赴美讲学的老舍先生,坐在圆桌旁边喝茶,翻阅《海晶》,我上去打了一个招呼,问他:

“还有点意思吗?”

“不错,上海这种刊物很多吧?”老舍回答。

“是的,都是注重趣味和讽刺性,现在风花雪月的文章比较少了,对于社会上种种不平的事情却掲載得很多,常常写大报所不敢写的。”

“销路好吗?”

“至少都在二万份以上,读者各阶层都有,可以说深入民间。”

“你也替《海晶》写稿吗?”

“写的。我觉得与其写给一些只印二千份而不敢说话的大报,不如写给这种刊物,有读者也有反应。”

“能够利用这种刊物,拿趣味和讽刺做中心,努力改革,是不难成为一份人民的好读物,希望你们负起这件艰苦工作的担子。”

老舍先生紧握我的手,面露愉快的笑容。多么可亲的一位学者。但愿我们,不要姑[辜]负他鼓励的一番好意。

《海晶》是小报性质的海派周刊,1946年2月创刊于上海,停刊于翌年12月,由海晶周报社出版,大同出版公司发行。读者可能会问,这篇短文是否系小报记者杜撰?其实不然。因为作者庄稼虽系笔名,但真实身份可考。庄稼原名王思禹,后名王耕夫,生于1925年,云南楚雄人。抗战期间,庄稼曾在昆明从事话剧、木刻工作,胜利后赴上海工作。1946年,庄稼任职于大同出版公司,为创办《年青人》半月刊,曾拜访胡风约稿,后者应邀为《年青人》创刊号撰写了《要真,青年们!》作为“代创刊词”。

1946年2月28日,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上海分会在辣斐大戏院(解放后更名长城电影院,现为拉法耶艺术设计中心)举行文艺欣赏会,老舍出席并演讲,后以《走向真理之路——在文艺欣赏会致词》为题刊于6月20日《笔》月刊第一卷第一期。此讲稿正是由庄稼记录、整理。

《笔》也是大同出版公司所办,由海派文人崔万秋任主编,撰稿人既有胡风、阿英、洪深、臧克家等新文学名家,又有程小青等通俗作家,皆为一时之选,阵容可谓

强大。由此可见,王耕夫与胡风、老舍都有交往,是一位进步青年,《老舍谈〈海晶〉》当非杜撰之作。此文刊发时还附“本刊记者庄稼与老舍合影”,当有利用“名人效应”扩大报纸影响之意图。文章虽短,但足以反映老舍对于新闻舆论工作的关心与鼓励,是一则不乏参考价值的史料。

《海晶》对老舍行踪曾多次报道:

1946年2月21日,《海晶》创刊号第一版的打头文章是署名“循循”的《老舍从空而降》,披露老舍2月13日即已安抵上海,忙于应酬沪上友人的邀约聚会。

3月7日,该刊第三期第十一版“文化人圈”栏目刊登署名“小牧”的《文艺欣赏会花花絮絮》,报道了2月28日文艺欣赏会的精彩花絮,其中提到老舍在会上发表的演说妙语连珠,幽默之极,挖苦讽刺兼而有之,惹得听众捧腹。

老舍、曹禺赴美后,4月18日出版的《海晶》第9期于“文化人圈”栏目介绍了两人近况:“老舍、曹禺已安抵美国,现在于华盛顿大学,讲学业已开始。老舍讲《中国文学史》,曹禺讲《中国戏剧史》,锋头甚健,生活亦甚舒适。”



1946年2月28日,上海《海晶》周报第二期刊发短文《老舍谈〈海晶〉》。

此后,大概由于难获海外音讯,未见该报再刊关于老舍的消息了。

老舍在《海晶》周报上的多次“露面”,首先自然是该刊吸人眼球、促进销量的营销策略,其次则显示了老舍在当时文坛与社会上的影响力。《海晶》虽属小报,但总体而言内容严肃,值得一读,从而赢得了老舍先生“不错”的评价,同时也保存了一位文豪散落在历史中的点滴踪影。